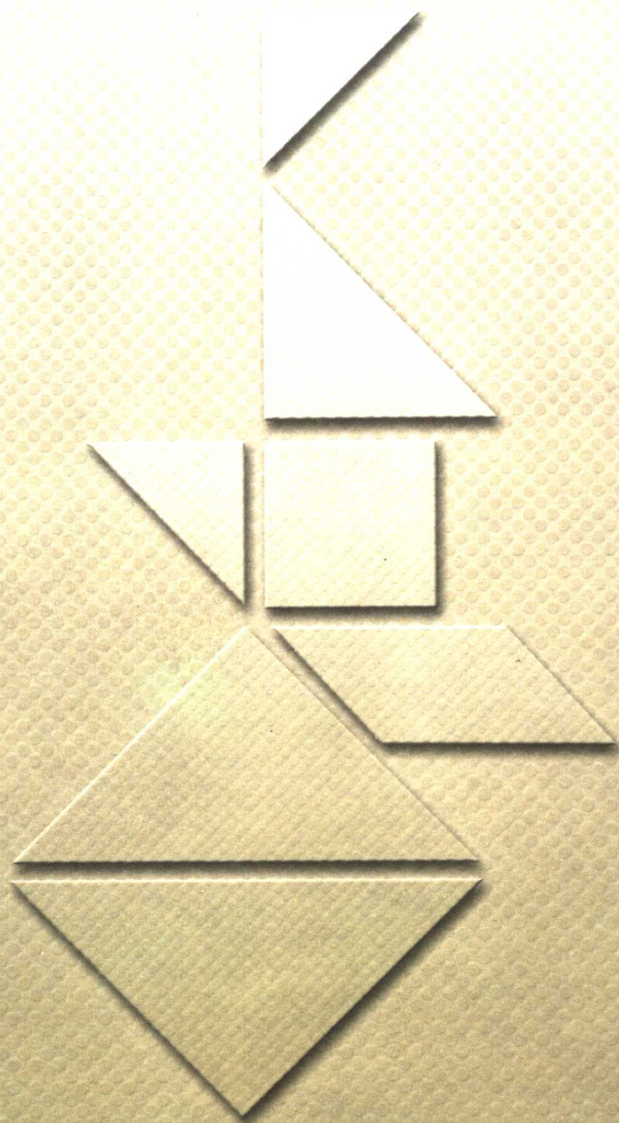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波德莱尔诗论及其他



郭宏安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波德莱尔诗论及其他

郭宏安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德莱尔诗论及其他/郭宏安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6. 6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第2辑)

ISBN 7-5608-3276-8

I. 波… II. 郭… III. 现代文学—文学评论—法国 IV. I565.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0948 号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波德莱尔诗论及其他

郭宏安 著

责任编辑 张德胜 责任校对 谢惠云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出 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发 行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7.75

字 数 515 千字

印 数 1—3100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8-3276-8/I·58

定 价 33.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简介：

在法国的文坛上，20世纪是名副其实的批评的世纪，流派众多，名家辈出。本书以波德莱尔及拉辛、蒙田、萨特等法国著名文学大师及其作品为切入点，对20世纪法国的文学批评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对法国文学批评的各流派作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并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本书作者又是我国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其对随笔和翻译等文学现象也不乏独见。本书适合大学文学系、哲学系学生及法国文学、哲学研究者阅读。

作者简介：

郭宏安，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975年—1977年在瑞士日内瓦大学法国语言与文化学院进修，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获硕士学位，曾任外文所科研处处长和理论室主任，现为该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该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术方向为法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主要著作有：《重建阅读空间》、《论〈恶之花〉》、《同割诗心》、《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法国部分）、《雪落在莱蒙湖上》、《贝壳留住了大海的涛声》、《雪泥鸿爪》、《“日内瓦学派”：神话还是现实？》、《读〈鼠疫〉》。主要译作有：《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批评意识》、《病夫治国》、《加缪中短篇小说集》、《恶之花》、《红与黑》、《墓中回忆录》、《海之美》、《猛兽的习性》、《雅克和他的主人》、《博纳福瓦诗选》。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学术顾问及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托尼·安德列安尼(Tony Andréani), 巴黎第一大学教授

奥利维耶·布洛赫(Olivier Bloch), 巴黎第一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法国哲学会副主席

贝尔纳特·布尔乔亚(Bernard Bourgeois), 法国哲学会主席, 法国
精神与政治科学院院士

程抱一(François Cheng), 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贾克·董特(Jacques D'Hondt), 法国哲学会前主席, 法国布阿济
耶大学终身教授

乔治·拉毕卡(Georges Labica), 巴黎第十大学第一副校长兼哲
学系主任

菲里浦·雷诺(Philippe Raynaud), 巴黎第二大学政治学教授

安德列·多舍尔(André Tose), 法国尼斯大学前副校长, 巴黎第
一大学和尼斯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主编 高宣扬

编委 (以拼音字母为序)

陈家琪	杜小真	段德智	冯俊	高宣扬	郭宏安
刘国英	刘小枫	莫伟民	钱捷	尚杰	孙向晨
孙宜学	孙周兴	汪堂家	许钧	徐卫翔	杨大春
于奇智	章仁彪	张尧均	朱静		

丛书总序

法国现代派文学的创始人和后现代思想的启蒙者波德莱,在评论雨果的《悲惨世界》时说,作为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他具有诗人般的才华,兼备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又不愧为最体贴民情的慈善家。正因为这样,雨果才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将一切几乎不可能表达的事物,表现和塑造成为与诗歌美同具感染力的世界,不断地从真实中分离出崇高、又从崇高中分离出真实,把这个富有魅力、又充满邪恶的神秘世界,同悲喜剧并存的人生,有机地旋转在同一舞台上,启发世人用心地学会生活的艺术。

其实,在法国的文化史上,自法兰西民族开始创立自己的语言,逐步从罗马帝国独立以后,在各个历史时期内,总是大师辈出,个个像雨果那样,既有作家的创作能力,又有诗人般的才华和哲学家的敏锐思想;而到了20世纪,当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危机异常尖锐、人类创造灵感惨遭厄运的时候,正是当代的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们,很突出地以其惊人的创造生命力,独领风骚,将20世纪谱写成富有思想性、可与任何伟大时代相媲美的历史乐章。

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恰巧在“中法文化年”的历史机遇中建立。它的适时诞生,正好见证了对法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以及对推动中法文化思想交流的时代意义。由本中心主编,并受五位德高望重的法国哲学家所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以及全国杰出的同行们所构成的编委会的监督和指导,《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秉承开放和自由的学术研究原则,一方面将及时地收集和发表我

们这个时代对于法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专著,另一方面还要有步骤地翻译优秀的法国思想文化作品,以促进两国的思想文化交流。为此,我们竭诚欢迎全国研究法国思想文化的同行们,共襄盛举,将《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真正办成开放而又活泼繁荣的中法文化交流的学术园地。

高宣扬

于上海同济大学

2004年10月

说“批评之美”(代序)

读一篇批评,我们可以有理智上的满足,也可以有情感上的升华。理智上的满足或可来自对原作的进一步认识,理解了原作深一层的蕴涵,接受了原作的新的启迪;情感上的升华则可来自批评的自身,或态度,或条理,或语言,都使人有一种明晰简洁的感觉。如果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这篇批评是美的。

关于批评可以是美的。有许多种表达,其中有一种,我认为最好。这是让·斯塔罗宾斯基的一段话:“使得帕诺夫斯基的某些研究或者乔治·布莱的《圆的变形》——还有其他例子可以指出——如此之美的,是研究工作都是通过严肃和谦逊来完成的。‘批评之美’来源于布置、勾画清楚的道路、次第展开的远景、论据的丰富与可靠,有时也来源于猜测的大胆,这一切都不排斥手法的轻盈,也不排斥某种个人的口吻,这种个人的口吻越是不寻求独特就越是动人。不应该事先想到这种‘文学效果’;应该仿佛产生于偶然,而人们追求的仅仅是具有说服力的明晰……”

这是斯塔罗宾斯基在1984年的一次采访中表明看法,他提到的乔治·布莱的《圆的变形》是其写于1961年的一本书,他在1979年为这本书写的一篇序言中恰恰提到了“与诗的成功相若”的“精神之美”。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诗的效果越是不经意追求,则越是动人。它来自所处理的问题的重要性、探索精神的活跃

和经由世纪之底通向我们时代的道路的宽度。它来自写作中的某种震颤的和快速的东西、连贯的完全的明晰和一种使抽象思想活跃起来的想象力。它从所引用的材料的丰富和新颖上、从其内在的美上、从其所来自的阅读空间的宽广上所获亦多……”

这两段话，一是口头上的，措辞不那么严谨；一是文字上的，用语显得非常精练，然而却是那么一致，并无杆格矛盾之处。把这两段话加起来，我们就得到了关于批评之美的完整的论述。

批评家要怀着“严肃和谦逊”的态度来从事研究工作。批评家能否持有严肃和谦逊的态度来从事研究工作，决定了他的研究的面貌。“严肃”意味着平等，“谦逊”标志着钦佩，倘若批评家率尔操觚，不能以钦佩的态度对待批评对象，他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一纸纵情之作，也就是说，有往无回，他不能把批评对象当作交流对象。没有交流，则成死水，文章而为死水者，必少洄流九转之形，亦乏鼓荡澎湃之象。有交流，则成活水，文章而成活水者，则澹澹乎，渺渺乎，浩浩乎，无不成佳构。当然，这种“诗的效果”或者“文学效果”不可故意追求，否则会适得其反。

批评家要顾及到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论据的丰富、新颖与可靠。问题的重要性不仅与原作有关，而且与批评所展开的远景有关。问题本身可以不重要，但是它可以引发重要的问题，仿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向问题的道路要勾画清楚，勿使如逸马般狂奔，不知所之。论据不但要丰富、新颖与可靠，而且要巧于安排布置，引人入胜。所谓“连贯的完全的明晰”，指的是论据，论据的安排布置要简明无碍，大路小路，纵横交错，然而都指向一个所在，令读者一眼便能看出，有明晰之乐。

批评家还要注意探索精神和想象力。探索精神不仅在于对原作的追问，而且在于对原作所提出的思想及感情问题进行开拓，以达到新的深度，给读者以新的启迪。想象力不仅能够“使抽象思想活跃起来”，而且能够使批评所提出的一切观点具有生命力，它像

一道光,照亮了它所经过的各种凹凸。它是波德莱尔所说的“洞观者”的能力,或者巴尔扎克所说的“第二视力”,使批评家的著作具有穿透力,即所称极小所指极大的那种能力,从而具有某种文学意味。

批评家也不可忘记某种“个人的口吻”。个人的口吻来自“写作中的某种震颤的和快速的东西”,也来自语言,来自他对事物的独特观察角度。角度不同,语言自然不同。语言不同并不在于选用的语汇不同,更多的在于语言结构的不同,而语言结构的不同则在于词语的搭配不同。词语搭配不同,则语言显示出异样的光彩。有人以为,个人的口吻之独特得力于刻意的追求,这是舍本逐末之辞。口吻的独特并非故意与人不同,而是不同角度的观察决定了表达的选择,有所选择,则必然不同。口吻既然是个人的,就必然是独特的,而这种独特是不能刻意寻求的,它应该具有某种普遍性,所以斯塔罗宾斯基才说:“这种个人的口吻越是不寻求独特就越动人。”

当然,批评之美也不拒绝“手法的轻灵”、“猜测的大胆”、“阅读空间的宽广”、所引证的材料“内在之美”……

总之,批评之美不是批评的外在的装饰,单纯的词藻不能造就批评之美。批评之美是批评的内在表现,是批评家的素质的外化,是其阅读空间的凝聚,是其运用语言的能力的考验,是其洞察世界的眼光的展示。一句话,批评之美是批评家的心灵的再现。

目 录

丛书总序

说“批评之美”(代序)

波德莱尔:连接新旧传统的桥梁	(1)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译本序	(31)
比喻式批评的凤凰涅槃——《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	
译后随想之一	(49)
“池塘生春草”:康复者眼中的世界——《波德莱尔美	
学论文选》译后随想之二	(59)
批评:主体间的等值——《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译后	
随想之三	(67)
批评家的公正与偏袒——《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译后	
随想之四	(75)
白璧微瑕,固是恨事?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译后	
随想之五	(83)
巴尔扎克:观察者? 洞观者?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	
译后随想之六	(93)
诗人中的画家和画家中的诗人——波德莱尔论雨果和	
德拉克洛瓦	(103)
拉辛与法国当代文学批评	(115)
文学批评的欧纳尼之战——我看 20 世纪的法国文学	(137)

朗松:永远的参照	(143)
蒂博代:同情·品鉴·建设·创造	(165)
莫隆:追寻“个人神话”	(197)
戈德曼:文化创造与超个人主体	(219)
萨特:自由与介入	(235)
斯塔罗宾斯基:超越“日内瓦学派”	(259)
文学批评断想	(291)
批评:形成条例的印象	(313)
读《批评生理学》	(323)
诗人背靠批评家	(345)
“日内瓦学派”:学派的困惑	(351)
评乔治·布莱的《批评意识》导言	(391)
说“认同”	(407)
揭开波佩的面纱——谈日内瓦学派的批评观	(411)
随笔与随笔习气	(415)
“随笔”初探	(417)
随笔再探——文学随笔:一种自由的批评	(421)
批评是一种对话——读托多罗夫的《批评之批评》	(429)
延异伴随着解构	(439)
说一说《理想藏书》	(441)
贝壳留住了大海的涛声——读《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	(449)
读钱一得	(455)
读《福楼拜评传》——为怀念我敬爱的老师李健吾先生而作	(461)
走向自由的批评	(469)

自设藩篱,循迹而行——谈翻译风格	(481)
翻译家的定位	(493)
我译《红与黑》	(495)
《恶之花》译跋	(507)
略说译者的心态	(513)
谈谈“四字成语”	(519)
“一句挨一句翻”——读《杨绛文集·翻译的技巧》	(523)
论“翻译之美”	(529)
迈向翻译学的重要一步——读许钧等著的《文学翻译的 理论与实践》	(537)
我看文学翻译评论	(543)
笑对他人说短长	(547)

波德莱尔：连接新旧传统的桥梁

1928年，保尔·瓦莱里在《波德莱尔的地位》一文中说：“波德莱尔处于荣耀的巅峰。这小小的一册《恶之花》，虽不足300页，但它在文人们的评价中却堪与那些最杰出、最博大的作品相提并论。它已经被译成大多数欧洲语言……随着波德莱尔，法国诗歌终于跨出了国界而在全世界被人阅读；它树立起了自己作为现代诗歌的形象；它被仿效，它滋养了众多的头脑。诸如史温伯恩、加布里埃尔·邓南遮、斯蒂凡·乔治等人出色地显示了波德莱尔在国外的影响。因此我可以说，在我们的诗人当中，如果有人比波德莱尔更伟大和更有天赋，却绝不会有人比他更重要。这种身后的受宠、这种精神的丰富多产、这种无以复加的光荣，不仅应当有赖于他作为诗人本身的价值，还有赖于一种特殊的情形。特殊的情形之一就是批评的智慧与诗的才华结合到一起。……然而波德莱尔最大的光荣，也许在于他孕育了几位很伟大的诗人。……魏尔伦和兰波在感情和感觉方面发展了波德莱尔，马拉美则在诗的完美和纯粹方面延续了他。”^①瓦莱里的话，对于后人如何认识波德莱尔，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① 瓦莱里. 文艺杂谈[M]. 段映虹,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167~183.

几年之后,马塞尔·莱蒙在《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一书的开头便说:“人们今天一致认为,《恶之花》是当代诗歌运动的活的源泉之一。诗的第一条矿脉,是‘艺术家’的矿脉,从波德莱尔到马拉美,尔后到瓦莱里;另一条矿脉,是‘通灵人’的矿脉,从波德莱尔到兰波,接着是一批寻求风险的新人。”^①马塞尔·莱蒙的观点显然建立在瓦莱里的观察之上,不过是更精细、更准确了。

1987年,克洛德·毕舒阿和让·齐格勒在《波德莱尔》中以这样一句话开始了波德莱尔波诡云谲的生平和创作:“厄运一直不离活着的波德莱尔,死去的波德莱尔却有着巨大的运气。”^②所谓“运气”,是说波德莱尔的创作已经成为经典,进入了人类文明的精神遗产,供后世人阅读和研究,并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英国诗人 T. S. 艾略特说,波德莱尔是“现代所有国家中诗人的最高楷模”^③。

以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论,今天距其诞生日已 150 年,期间世事沧桑,几不可辨,然而波德莱尔的影响却不绝如缕,绚烂之极趋于平淡,不知不觉中显出痕迹的深远。瓦莱里所谓“现代诗歌的形象”和“身后的受宠”,可谓一语破的,道着了波德莱尔作为诗人的根本。

《恶之花》:厄运,厌倦,忧郁,深渊

《恶之花》是在 1857 年 6 月 25 日出现在巴黎的书店里的,在

① 马塞尔·莱蒙. 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引言)[M]. 约瑟·科尔蒂出版社,1982: 11.

② 克洛德·毕舒阿,让·齐格勒. 波德莱尔[M]. 朱利亚出版社,1987:9.

③ 转引自彼埃尔·布吕奈尔. 法国文学史[M]. 包达斯出版社,1972.

此之前，已经有过多年的积蓄和磨砺，惨白的小花零星地开放在“地狱的边缘”。有预告说，未来的《恶之花》是由《累斯博斯女人》（女同性恋者）经《边缘》变化来的，“意在再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骚乱的历史”。据说，《恶之花》这题目出自波德莱尔的记者朋友希波利特·巴布的建议。波德莱尔说过：“我喜欢神秘的或爆炸性的题目。”^①先前的《累斯博斯女人》表明了同性恋的主题，作为题目具有爆炸性，颇能刺激读者的神经；《边缘》则透露了一个朦胧的世界，具有神秘性，很能引动读者的遐想；而《恶之花》则两者兼有，因“恶”而具爆炸性，因“花”而具神秘性，然而，这本神秘而具有爆炸性的书不但引起了普通读者的好奇，也引来了第二帝国政府阴险恶毒的目光。《费加罗报》首先发难，说什么《恶之花》中“丑恶与下流比肩，腥臭共腐败接踵”，敦请司法当局注意。果然，《恶之花》很快受到法律追究，罪名有二：“亵渎宗教”和“伤风败俗”。诉讼的结果是：亵渎宗教的罪名未能成立，伤风败俗的罪名使波德莱尔被勒令删除6首诗（《首饰》、《忘川》、《给一个太快活的女郎》、《该下地狱的女人》和《吸血鬼的化身》），并被罚款300法郎。4年之后，波德莱尔亲自编定出版了《恶之花》的第二版，删除了6首诗，增加了35首诗，并且重新做了安排，其顺序如下：《忧郁和理想》，《巴黎风貌》，《酒》，《恶之花》，《反抗》和《死亡》。《恶之花》的再版本（1861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被看作一个诗派的首领，有人恭维他，有人嫉妒他，他在文学界的地位牢固地确立起来了。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欧洲资产阶级文学中出现了一群面目各异却声气相通的著名主人公，他们是歌德的维特、夏多布里昂的勒内、贡斯当的阿道尔夫、塞南古的奥伯尔曼、拜伦的曼弗雷德，等等。他们或是要冲决封建主义的罗网，追求精神与肉体的解放，或是忍受不了个性和社会的矛盾而遁入寂静的山林或是因心

① 本文引用波德莱尔原话均见：《波德莱尔书信集》、《波德莱尔全集》，以下不另注。